**文宣專欄 — 于中旻牧師**

|  |
| --- |
| **耶利米哀歌：哀哭的時候** |

悲哀是人的情感之一。有的聖徒以為信主的人該抑制悲哀的表現，那是不自然的，是受了斯多亞主義（Stoicism）的影響，多過基督教思想。  
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在世的時候，就是一位感情豐富的人，祂曾為耶路撒冷哀哭，所以有人猜想祂是先知耶利米復出（參太十六14），因為耶利米被稱為“哀哭的先知”。他曾說： “但願我的頭為水，我的眼為淚的泉源，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，晝夜哭泣。”（耶九1）  
 拜倫（George Gordon Byron,1788-1824）的 “哀希臘”（“The Isles of Greece”），是一首大家所熟悉的詩；曾經蘇曼殊，胡適等人譯為中文。不錯，它具有浪漫主義的熱情特點，而且拜倫也曾為了情感上的牽纏投身希臘的獨立戰爭，以至身殉；但其感情的層面，到底不夠高，也不夠深。  
 倒是戰國時屈原的離騷，氣質比較高越，感情比較深純，文體也哀楚而壯烈。中國在一九三零年代，注重文學和聖經的時期，曾有人試將哀歌用騷體譯出，其中李榮芳的新譯已出版。

**劇變**

悲哀的產生，大多是由於變，由常而進入非常。人死了，是變；所以通用的安慰話是 “節哀順變”。國亡了，也是變；所以稱為國難國變。愛之越深，在詩流露出來，也越能動人。司文本（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,1837-1909）曾列數英國文學中最偉大的哀歌或輓詩，推密爾頓（John Milton）的“Lycidas”，雪萊（Percy Bysshe Shelley）的“Adonais”，和阿諾德（Matthew Arnold）“Thyrsis”，而希望他自己的“Ave Atque Vale”也可列入，成為四大哀歌。有人說，司文本的詩，至少可列名第三。無論如何，這四首詩都是為哀悼摯友而作的，所以有真誠的感情，讀來可以體會，朗誦可以聽受，不止是文字的技巧而已。  
 在阿諾德的“泰西斯”（“Thyrsis”）的開始，就像聖經的哀歌一樣，提到了“變”的事實。  
 耶利米因為滿有愛國的熱情，看到了聖城荒涼，人民所受的痛苦，不禁悲從中來。這是情感的宣洩，出於自然流露；見到“現在”的情形，追想光榮的“先前”：

先前滿有人民的城，現在何竟獨坐？  
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，現在竟如寡婦！  
先前在諸省中為王的，現在成為進貢的！…  
錫安的威榮，全都失去；  
他的首領像找不著草場的鹿，在追趕的人前，  
無力行走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時，就  
追想古時一切的樂境。 （哀一1，6-7）

耶利米親眼看到榮耀離開以色列的境況。一個離開神的國家，遭受亡國之禍，從列國之首，降低到被擄為奴的地步，是多麼的淒涼。詩人有多少的熱愛，也感受到多少失敗的羞辱。

黃金何其失光？純金何其變色？

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。

錫安寶貴的眾子，好比精金；

現在何竟算為窯匠手所作的瓦缾？

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，

我民的婦人倒成為殘忍好像曠野的駝鳥一般。  
 吃扔孩子的舌頭，因乾渴貼住上膛；  
 孩童求餅，無人擘給他們。  
 素來吃美好食物的，現今在街上變為孤寒；  
 素來臥朱紅褥子的，現今躺臥糞堆。”…  
 錫安的貴冑，素來比雪純淨，比奶更白；  
 他們的身體，比紅寶玉更紅，像光潤的藍寶石  
 一樣。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無人認識；  
 他們的皮膚緊貼骨頭，枯乾如同槁木。  
 餓死的，不如被刀殺的，

因為這是缺了田間的土產，就身體衰弱，漸漸  
 消滅。慈心的婦人，當我民被毀滅的時候，

親手煮自己的兒女，作為食物。（哀四1-10）

這是從國民個人方面，觀察到價值的改變。本來分別為聖，現在淪為俗化；本來是貴重的器皿，竟成為卑賤的器皿。靈性的墮落，竟使人性有可怕的改變：由憐憫慈愛，變為反常的殘忍，如同野獸；由救恩的榮耀中，降卑到世界污穢。用這種對比的方法，可以看出今昔之不同，自尊心消失了，豐盛的生命枯乾了，愛心失去了，唯一的希望，只是為了存在而存在。還能降低到比這更卑下的地步嗎？先知敏銳的感情，受到了極大的刺傷，由內心的深處傷痛。

**主的烈怒**

主何竟發怒，使黑雲遮蔽錫安城？  
祂將以色列的華美，從天扔在地上，  
祂在發怒的日子，並不記念自己的腳凳。…  
耶和華丟棄自己的祭壇，憎惡自己的聖所，  
將宮殿的牆垣交付仇敵。…  
耶和華定意拆毀錫安的城牆。… （哀二1-9）

雖然在苦難當中，先知看見了黑雲之上的神；這一切是神作的。 神為甚麼向祂的子民發怒呢？

你的先知為你見虛假和愚昧的異象，

並沒有顯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擄的歸回；  
 卻為你見虛假的默示，和〔成為〕使你被趕出本境的緣故。（哀二14）

這裏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：先知是以色列“被趕出本境的緣故”，是亡國的原因。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實！先知本來該為百姓作守望的，作百姓的眼目，警告他們將要臨到的事；因為人的罪惡，神要降刑罰。“他們輕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：‘平安了，平安了！’其實沒有平安。”（參耶八11，22）他們只是討人暫時的歡喜，麻醉人的良心，“並沒有顯露你的罪孽”。其實，罪才是最根本的問題。主耶穌不是無緣無故上十字架，是為了人的罪；沒有罪就不需要救恩。不過人實際的情形正是絕望的陷在罪中，罪使人滅亡，使國家衰敗，使人民被擄。假先知迎合人諱醫忌疾的心理，卻不想到這絕不能醫治人的病，只能使人不尋求救恩。  
 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文宣聖工，是在遍地吹起角聲，讓人知道罪惡的可怕，悔改離開罪惡，才能得到平安。

**等候仰望主**

在人與神之間的真正阻隔，是人的罪使人與神斷絕，使人行在黑暗中。“神就是光，在祂毫無黑暗。”（約壹一5）既然知道所遇的劇變，是由於神的烈怒，除了神以外，誰能施行拯救呢？先知說：

我想起這事，心裏就有指望。  
我們不至消滅，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，  
是因他的憐憫，不至斷絕。  
每早晨這都是新的；你的誠實，極其廣大。  
我心裏說：耶和華是我的分。

因此，我要仰望他。  
凡等候耶和華，心裏尋求祂的，

耶和華必施恩給他。（哀三21-25）

在受責罰管教之後，想到歸向主，是從困苦中得的智慧。就如同浪子的轉機，在於他轉念想到父家。（參路十五17-20）就如約伯在極深的痛苦之中，發出信心的呼喊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！”（伯十九25）並不在於我們自己的義，是在於神的慈愛憐憫和誠實：“我們縱然失信，祂仍是可信的；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。”（提後二13）我們的信心，我們的感覺，都是會改變的；但神是不改變的。我們不是靠改變的自己，不是靠可變的環境，而是靠不改變的神。  
 我們好像在暗夜裏迷失方向的人，看到早晨升起的太陽，就燃起了希望，心中得到了溫暖和光明。因為這見證神的信實沒有改變；祂是永遠可靠的。那遮蔽錫安的黑雲，終要因公義太陽的出現而消沒，祂必再施慈愛。  
 我們當深深思省，“考察自己的行為”。改變的是我們，不是神。我們當轉向祂，認罪悔改，祂必再照祂的信實而施恩。  
 宣道的文字不是散播盲目的樂觀，不是鼓勵人存不能兌現的盼望；而是指向那眾光之父的神，告訴人悔改蒙恩的道路。

**倚靠人的悲慘經驗**

當神的兒女離棄永生活水的泉源，尋求人的幫助，他自己得意，以為是智慧之舉。那知所帶來的惡果，會使他無盡的後悔，噬臍莫及。首先，與外邦結盟，是一項出賣自已立場的行動，這事件的本身，就是價值觀念的改變，失去見證；跟著來的是引進世俗的方法；接著來的是喪失自己的主權。  
 我們該時時記得，即使世人在某些事情上，可以對我們作某種限度的幫助，而所付出的代價，也遠比所得的幫助為高。猶大王亞哈斯去求亞述王的幫助，自卑自賤，稱作“我是你的僕人，是你的兒子”，結果作了人政冶上，宗教上，和文化上的附庸（參王下十六7-16）；但想得幫助，反受欺凌（參代下廿八19-21）。到主人自顧不暇的時候，以色列的情景就如同孤兒了（參王下廿四7）。耶和華稱這種混合，如妓女行淫，卻連妓女也不如；因為得不到罪惡出賣自己的利益（參結廿三30-49　十六30-34）。先知說：

我們仰望人來幫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還是枉然；

我們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個不能救人的國。  
仇敵追趕我們的腳步像打獵的，  
以致我們不敢在自己的街市上行走；  
我們的結局臨近，  
我們的日子滿足，  
我們的結局來到了。…（哀四17-18）

到結局臨到的時候，才經驗到人的幫助不可靠，可惜已經太遲了。  
　 這樣慘痛的經驗，好像並沒有多大的幫助。看看今天的教會，仍然忽視歷史的教訓，仍然走著失敗的道路。教會引進了屬世的東西，在裝門面，為自己壯膽，希望對屬靈的敗落有所幫助；其實比緣木求魚更糟。  
 現今教會最大的危機，恐怕是心理學的侵入。心理學還算不上一種科學；但因了人的好奇，滲入了文學，醫學，教育，法學等領域。復因為教會面對著科學的挑戰，有嚴重的自卑感，像掃羅的部下，面對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亞一樣惶恐（參撒上十七11），於是心理學披著輔導的外衣出現，代替了信仰。本來主耶穌是“謀士”，主的道是“謀士”（參賽九6　詩一一九24）；現在由人的話代替。“哀莫大於心死”，心靈對罪失去了敏感，失去了羞辱感，認為罪不是問題，那才是教會最大的問題。不幸的，外邦的“幫助”，正是進行對心的謀殺！

**轉與復新**

感謝主！“祂並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憂愁。”（哀三33）聖徒遇到苦難，正是復興的開始；在悲哀之中，蘊藏著轉機：

我們心中的快樂止息，跳舞變為悲哀，  
冠冕從我們的頭上落下；  
我們犯罪了，我們有禍了。…  
耶和華啊，你存到永遠；你的寶座，存到萬代。  
你為何永遠忘記我們，為何許久離棄我們？  
耶和華啊，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，我們便得回轉。  
求你復新我們的日子，像古時一樣。（哀五15-21）

當冠冕落下，人開始自卑的時侯，就是在升高復新的路上了。愁苦，悲哀，哭泣，要帶來聖潔與復興（參雅四9-10）。  
 文宣的戰士們，時代先見的詩人們！願聖靈感動你的心，願你的筆下湧流出愛的哀歌，指向復興的希望，為教會帶來屬靈的新春。現在是哀哭的時候，人不會哀哭，才是最大的悲哀。

***--***轉載自[***www.AboutBible.net***](http://www.aboutbible.net)***--*．于中旻 著** ***by JAMES C M YU．***

**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七十六期 Vol 9, No 2 (April 2024)**